



831013

江變紀畧卷一

國朝  
正統  
高麗  
世宗  
撰

金聲桓左良玉部將也本遼陽衛應襲世職以邊資歷楊樞輔嗣昌史督師可法諸營累陞至淮徐總兵官尋隸左後隊初左既敗績襄樊退保武昌力不支則圖屯兵南都癸未春至池州聞有備而還久之復至武昌徘徊楚東乙酉春闖賊又日夜東下左帥恐不能

荆駭逸史

江變紀畧一

一

不徙欲復趨南京而無名也患之時宏光帝立已半載朝廷昏亂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出史可法於揚州而殺北來崇禎先皇太子人滋不服久之都下紛紛言所殺者乃王駙馬子也於真太子無與東南日夜望真太子出而立之左客胡以寧因獻計令爲太子手詔趣左帥入靖留都者使客自北來稱太子有手書血詔付左左佯受詔爲壇而哭酒血誓

師內憚江楚督師侍郎袁繼咸在九江胡以  
寧舊與袁遊卽遣以寧用太子旨給袁侍郎  
會師部署三十六總兵而東以江西屬之金  
聲桓左至則袁所部呂督師舊將郝効忠郭  
雲鳳乘袁左舟宴焚掠九江左兵卽附之良  
玉見城中火起聞報曰左兵也卽其舟中頓  
足嘔血而死左死軍益亂其子慶庚竟劫袁  
與俱下至蕪湖宏光帝已執矣繼咸隨宏光

荆皖逸史

江變紀畧一

一一一

北其中軍總兵官都督鄧林奇死之而左軍  
三十六將皆降英王令左慶庚以父官率諸  
將入朝金聲桓不欲往乃自請願取江西以  
獻英王許之卽不遣一蒲兵而以江西專委  
聲桓還師南向與闖部降將王體忠合營西  
屯九江聲桓宣言滿兵旦夕至馬步二十餘  
萬日遣牌諭江西速降卽免屠城一日牌十  
四五至巡撫曠貽懼解印而逃諸有司搢紳

士民則皆走江城內外一空六月初四日鄉  
約遂偕市井諸士類迎金督鎮於九江初不  
知有王體忠也十九日聲桓至乃有諸生數  
十人迎於江干聲桓戴方巾被青紗金縷酒  
線蝴蝶披風受諸生廷參於舟前廷參者初  
見卽跪跪已起揖乃拜復起揖再拜而止聲  
桓故武人被輕衫驟受文謁以唾手得江西  
喜殊不自勝左右顧從者當如何答禮且笑

且摠引諸生起口中謙讓喃喃有所云而無  
其辭頰涎墜縮如絲迎者及其從官皆掩口  
而笑當時聞者知其無足與矣恐有伏兵徧  
徧久之乃入城體忠忿江城無人迎之入則  
與金氏分營而居城以東者爲王城以西者  
爲金氏所分當都會喧闐處官府甲第萃焉  
其偏裨爺族又多因得分據華劇網羅鄉城

諸富家誅鏹未逃諸豪暴畧盡以漸便宜畧

置有司官屬矣陰念江西迎我將以

清兵聲勢而我甲仗士馬精強遜王氏遠甚體忠亦不大誅掠人心漸有王氏欲計除之未有以發會八月二十五日薙髮令至實其叔號稱十大爺者齋文以來令下三日未有應者聲桓曰此王兵爲梗也明日請體忠計事卽其揖時刺之尸出王兵大擾攻金氏燒德勝門又燒章江門格鬪三日諸金各率其

荆皖逸史

江變紀畧一

四

一

精兵巷戰殺傷畧相當王氏老營兵私計潰散無歸且新去無主卽外據州府勢不能久獨立聲桓諜知其語且戰且招降而以王氏兵屬體忠舊掌軍鼓號箏者旗牌王得仁軍中所謂王雜毛也江西自是盡爲金兵矣聲桓以江西據江南上游西控楚南通閩越得江西則東南要害居其大半而聲桓未費滿

州一矢斗糧孤軍傳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

縣數千里地拱手歸之新朝計

大清入塞以來功未有高於已者意望旦夕封公王次亦不失侯耳收江疏還乃以副總兵提督江西軍務事視舊官更貶得報氣沮大非所望也是時明唐王已起福建攻元隆武以楊廷麟爲相督師取江西萬元吉爲兵部尙書督師鎮贛州明年八月隆武敗於江州十月贛州破兩督師皆死之諸嘗在閩授

荆皖逸史

江變紀畧一

五

一

官得脫歸者往往有隆武及閣部諸劄付然見聲桓方恣殺明人士諸凡年十五以上及有病未薙與告反及誣官閩者輒殺之非有故而家質中百金以上輒誣以通明使有司論殺之沒其財產十三郡人人莫必其命是以游士莫敢言自外歸金氏威震閩楚巡撫李翔鳳死聲桓益驕乃大治宮室以明都司署爲帥府役夫萬餘人窮高極壯避暑之室

春白瓷屑爲塵墜壁倚者如冰阿閣曲房層  
毡爲墁覆以絳繪履之若綿嘗病思食虎卽  
令環西山勒三日得虎而果得虎以脯諸所  
爲俊縱類是也乃其胸中恚鬱異甚故滅裂  
極意爲荒暴如此然聲桓爲人陰狠能箝噤  
不泄方南顧明微內甚

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因而自立自李巡撫  
死北來有司益多挫之王得仁亦望爲提督

判駝逸史

江變紀畧一

六

一

總兵而不得意回怏怏又屢受折辱得仁本  
起羣盜從闖營未嘗有堅陣性曠躁不能無  
惡言或曰天下事大定矣顧君命當侯否耳  
富貴自有時君其忍之得仁益憤則招致方  
士起宮觀煨金銀以萬金使丹容宗超一開  
天寶洞將以立壇請致物怪檄罡雷役使丁  
甲神將爲百勝天符軍法所居故宜奉管理  
王府也深八九重畜伶優教歌兒數十人私

是時時戴明制便衣冠于最後堂張飲數介  
伶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是金王兩家  
怨辭稍稍聞於外自贛州未破也萬督師嘗  
遣間使密訪聲桓使反萬從武陵楊樞輔西  
征時嘗與聲桓相識於左營故也聲桓得書  
不報間使去乃遣人捕萬僕箒華械繫於庭  
夜深解其縛與善飲食勞苦問督師起居殷  
勤甚厚未明而縱之萬死後菁華亦間泄其

荆馳逸史

江變紀畧一

七

語諸歸客閉匿既久慮人操其踪跡聞已確  
有間往往各緣所知私覲兩人其始本圖聊  
免禍耳諸慄競喜事者乃妄意立功名輒時  
時微言楊萬未死隆武尙在也反餉知兩家  
怨不得封意則間自露其關防劄印乃言隆  
武屢有手詔許公能以江西歸明者卽舉江  
西封公亦嘗達一二乎未幾江城人士走諸

金門下者受意爲聲桓立生祠祠成塑像而



請其冠服之式聲桓令塑爲華陽巾而羽衣  
昇像入祠觀者強手辭舌而聲桓者益意得  
初聲桓本故以此探明虛實而歸客亦因極  
口詭聲桓言明復大聚且阿意調先授侯印  
令公舉江西待收京且分天下而王之聲桓  
日聞此言况陰與萬督師前語相應不能不  
喜且信而說者久久亦真自以爲中興果可  
指期待也後巡撫章于天至遇諸將益倨日

荆駝逸史

江變紀畧一

八

一

從諸將索珍寶奇貨呼聲桓曰金副總得仁  
曰王把總先此兩人在外固已自稱都督副  
總以自文於偏裨矣至是其部伍亦駭一日  
章巡撫宴布政司堂鋪旃席地各取銀管吸  
烟已遍火不及諸將解腰刀割炙蹄又獨與  
文官飲食自聲桓而下皆坐旃外酒半嘻笑  
顧視曰王得仁汝欲反耶是日得仁歸大愧

而憤甚聲桓亦無色俯首鞞鞭還帥府七月

得仁提兵如建昌章子天差官票追其餉三十萬得仁大怒搥案大呼曰我王流賊也大明崇禎皇帝爲我逼死汝不知耶語汝官無餉可得杠則有之聲如嘶吼目睛皆出敲其差官三十杠曰寄章于天此三十萬餉銀也聲桓聞之謂其客曰王家兒急矣所遣請印陳大生等數輩皆不還奈何丹容宗超一弟子黎士广者亦輕帽喜事舊與左右往來其

荆駢逸史

江變紀畧一

九

鄰胡叟有門人官隆武者黎從買劄付爲官卽因爲轉賣以縈致喜事少年又雅游於金客黃人龍之門卽因人龍自薦於聲桓曰若輩非能得之明兵雖大聚獨我知隆武主所在耳公誠無愛厚費資我以往可期而至也聲桓曰顧汝歸如何而酬汝且功名本共之居有聞黎生及胡爾音夜袖兩印入帥府一爲鎮江侯一爲維新伯篆皆柳葉文又玉印

一上刻文小篆曰精忠報國玉亦美甚曰此  
上所私賜也聲桓喜甚日挂腕間文得仁  
歸自建昌聲桓舉印昇之且揚腕笑示其剛  
邪得仁曰可矣聲桓曰待趙旗鼓歸而議之  
我聞烏金王爲何騰鼓所敗已使趙旗鼓往  
覘且賀何得擒王否也趙旂鼓還盛言烏金  
不過小失利今且大破明兵於寶慶會胡以  
寧亦死

荆楚逸史

江變紀畧一

十一

以寧爲人有口敢主斷陳大生黎士庶等  
雖入幕特伺候附會意指耳先所泄王氏  
演韓郭諸克撓戲及使人請祠像服式皆  
以寧啟之也

以寧死諸客並狐疑相伏二人以故按不發  
已而巡按董學成亦覺金王謀反有端屢揚  
言欲奏聞而索得仁歌兒得仁恐與之歌兒  
則居家狀泄有驗堅不肯與于天又從索金

玉杯區水犀脰脯得仁實無海物益滋其  
怒日夜閉諸匠爲旗幟鍊火器製鞍甲戊子  
正月旣望章于天率內丁數十騎忽如瑞州  
捕掠諸豪富索錢財無狀甚或謂得仁此恐  
非爲索財賄也前有滿兵數十騎不知所往  
恐其伏瑞州待撫按定議而發脫有尺一詔  
出不意公等且見擒得仁益急正月晦萬壽  
節二十六日壬戌官將夜習儀於土蘭寺得

荆駝逸史

江變紀畧一

十一

仁伏軍甲而往上甬道努喙睨聲桓曰如何  
聲桓搖首是夕未發習拜如儀文武官各罷  
散得仁歸盡夜部勒全營然未得聲桓指癸  
亥五鼓謁聲桓聲桓不出使其子出見之得  
仁自未將兵時業父事聲桓矣及其子出厲  
聲謂曰大哥响馬旣出身從流賊得伯不能  
作卽死汝爹已侯當死今日不出爲侯亦死

聲桓心薄侯不欲又事急度不能再遣人邀

易爵於明其子入報乃曰爲侯不爲侯皆死  
然則爲公耳聲桓許之曰可爹爲公咎爲侯  
遂反天明七門不開絞殺董巡按於帥府西  
絞殺湖西成守道於帥府南盡捕殺司道府  
縣官諸兵民戴蒲帽者輒射之自是城中委  
棄纓笠積道旁如山得仁遣人邀擒章于天  
於江中聲桓使人迎宏光閣臣姜曰廣于浣  
湖里第以其門生故里多人任南北者皆有

荆駐逸史

江變紀畧一

十一

故迎與共事資號召也出告示安民稱隆武  
四年金聲桓稱豫國公王得仁稱建武侯吏  
部侍郎東閣大學士姜曰廣稱太子太保吏  
部尙書兼兵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三銜皆  
兼吏兵部尙書皆稱賜尙方劍便宜行事大  
畧謂勞苦功高不惟無寸功之見錄反受有  
司之百凌血氣難平不得已致命原主云云

於是以聲桓中軍官宋奎光爲左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聲桓所委守道黃人龍爲總督川  
陝山東山西河南五省兵部侍郎聲桓初入  
江西時觀變前鋒劉一鵬爲漢城侯胡以寧  
前死使其十二歲子爲進賢伯諸金皆爲都  
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錦衣衛同  
知金慕書記吳尊周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  
王幕書記陳芳爲巡撫江西僉都御史司道  
撫院各屬堂佐皆其客客也時服色變易已

荆駢逸史

江變紀畧一

三十一

久倉猝求冠帶不能具盡取之優伶箱中一  
時官府皆紗帽皂靴白楊緋藍元青盤領衫  
袍鶴雁雉翟獅虎白澤補服金銀犀玉各鉞  
花帶素帶傘飄簪輪唱道威儀如他日鄉民  
扶攜擁街巷艷觀嘖嘖惟視其翅間前後皆  
秃無鬣以此徵異內外寮署徧布私人而諸  
客首言明事者錄並不及惟陳大生黎士广

林亮數人得部曹而已其有真宦閩歸而不

願者聲桓則又坐以觀望矯詔加銜勒令爲  
官欲因劫聚義旅觀其強弱諸客既失望亦  
各稱自銜級出所藏隆武閣部督府劄付散  
賣頒給欲羅萃山澤以自樹常別爲一軍由  
是職方監紀交錯於道矣然時得大書姓名  
往來交謁而已非是豫國建武府售者諸將  
亦不爲禮不能把權射金錢黃天雷者妹有  
殊色得仁爲之心死而王體忠亦欲之故構

荆駝逸史

江變紀畧一

齒

一

體忠於聲桓殺之而奪其軍以納其妹於得  
仁慫怛也天雷妹以不良死已而追憐悔之  
乃厚遇天雷凡事咨而行故營中諸客皆關  
黃舅爺黃年少亦能折節奔走求官者皆就  
黃錦衣侍郎以歸建武建武之門幾傾豫國  
客聲桓性素忌見王氏日盛由此內惡王氏  
而得仁見諸客賣官聚衆亦惡其分利撓權

卽又嫉諸說客義師得仁巡城忽取幞頭蓋

其平日所見優伶演扮古公侯丞相冠皆幘頭云耳無紗帽者不知明制幘頭公服也朝叅公座凡公事自府部至丞簿皆得戴之既取至於是其巡城也紗帽而出幘頭而還展角又偏頭匡寬過額見者皆匿笑不禁諸客傳相譁噓又引舊制府部不同銜竊議王侯舅侍郎卽不當錦衣錦衣卽不當侍郎此兩語流聞則王黃益怒姜冢輔亦惡其非制科

荆駝逸史

江變紀畧一

五

而皆自居以進士官也出示誦之公侯逐客之意遂決當此之時金玉兩門下乃有一侯一伯一巡撫三侍郎兩御史二十餘都督而諸自稱隆武郎中員外監紀者自陳大生等皆囊頭箱脛輕者榜掠笞撻臀無完膚蓬頭垢面跛躄出國門而去旬日之間公侯義客分爲三旅所遣迎隆武駕丁時遇輩趨趙道中莫前實不知所在或曰邵武或曰安遠並



支吾不驗兩人亦覺其詐然事已舉微聞南  
來人言隆武已死明諸臣復擁立桂王於廣  
東也改元永歷卽爲隆武禪詔進諸官秩有  
差告示文移更署永歷二年然聲桓意終疑  
又謀求益王子立爲世子以監國諸事隆武  
而嘗爲魯王官者因亦各謀尋迎魯王而戴  
之搢紳有識者見國中舉動如此各各引歸  
轉相告戒勿出東路義旅督師侍郎揭重熙

荆駢逸史

江變紀畧一

夫

詹事傅鼎銓到城一日並引兵還城中獨姜  
太保在位陪金公王侯調劑兵食而已永歷  
二年之前一日二月庚午建武侯西征九江  
胡以寧從兄胡澹詣軍門說曰君侯擁精騎  
數十萬指麾顧盼反

清爲明冠帶之倫歡呼動地今聞所在莫不  
結鞶刺網以待以下九江奚啻拉朽若能乘

破竹之勢以

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下揚言章撫院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其將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幟播年號祭告陵寢騰檄山東中原必聞風響應大河南北西及山陝其誰得而爲

清有也得仁咤其言到九江不移時而破之珍其鹵獲自部送還金亦忌王北伐數趣使歸歸以澹謀質聲桓坐客皆曰此上策也若

荆駐逸史

江變紀畧一

七

西取武漢連衡鄖襄與湖南何氏鼎足相投此爲中策萬一不然攻城破邑所過不留重爲流寇此出下策雖然審能如是竟亦不失中策待永歷帥大師堂堂正正而後北伐

清兵猝至嬰城自守則無策也聲桓顧人龍曰策如是宜何從奎光曰從上策未晚也人龍曰三策皆非也不聞寧王之事乎顧乎高

氏在彼聲桓愕然問故人龍曰昔者明有寧

王名曰宸濠反於江西以不佞贛州故爲贛州巡撫王守仁所擒也聲桓心動立議伐贛然忌王氏專制會城勢與偕往三月丙辰乃出師騎步舳艫旌旂輜重水陸亘三日不斷使使先齎冊印封高進庫諭以利害進庫初無意鬪及見書大怒曰金皇帝耶安敢侯吾且丞歷安在使者不能答遂勒兵出戰聲桓使副將白朝佐衝之曰戰酣來助朝佐者水

荆駝逸史

江寧紀畧一

六一

鉄嶺驍將爲聲桓刺王體忠者也前破建昌得金銀五十萬聲桓出師時索之朝佐不與日久盡矣及與高氏戰追奔數十里徑至城下高師窘甚白戰亦倦使人視大軍尙去二十里朝佐怒曰此爲彼五十萬欲致我死地也收軍歸南昌削髮爲僧高得復入城守金王全軍相待七十餘日會城空虛陳芳吳尊

周等徒取其官兵民獨倚宋奎光黃天雷爲

重四月二十八日九江破報至城下內外皆  
走車一輛舟一渡索僱值數金如乙酉初雖  
斬之不能禁

荆駢逸史

江變紀畧一

七

徐世溥撰

五月初七日辛未七百騎至石頭口傳爲鮑瑞王兵又曰九江裨將吳高敗兵及見其紉纓白帳始議築城明日西岸哭聲震野鐵騎浦西山矣大隊從東路走南昌而以偏師先從麥源青嵐諸道搜西山而后出故未下營已血及數十里癸酉聲桓兄金成功納降許

荆馳逸史

江變紀畧二

一

爲內應奎光聞殺之是夜盡撤城外屋廬不及撤者焚之火光燭天王營裨將貢鰲以其軍叛斬關竟出而黃天雷未之知也報至贛州聲桓大恐虞高兵尾之故秘不傳從容撤遣十五日前隊至生米聞

清兵有十餘騎放掠其將以爲易與使數十人趨之爭利踣冷口橋橋板朽斷溺死十餘

人訛驚傳爲

清兵所敗後舟卽揚帆遣十九日金玉大隊  
乃至與

清兵接戰於北沙敗之獲其大炮三聲桓與  
姜冢輔盛服被而迎之罩以丹帛鼓吹昇至  
德勝門郭中聲桓有驕色遂勒兵入城獨郭  
天才以爲不可而屯營西岸

大兵射書城中以布丈二瓜子斗與之爲隱  
城中莫能解者聲桓得仁亦射書招

荆駐逸史

江變紀畧二

一一一

大兵降或曰未大捷而說人降聽乎六月三  
日得仁悉其精兵攻

清壘兵未集

清兵橫出遶之大敗於七里街

清兵雖勝而素畏王勇名甚慮其襲之軍中  
時時夜驚曰王雜毛來也得仁生而願二毛  
故雜毛之稱聞於南北越十餘日竟城守莫  
敢出大將軍固山額真譚泰乃行營掘濠溝

築土城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及  
生米盡驅所擄丁壯老弱掘濠負土婦女老  
醜者亦荷畚鍤爲濠率深二丈餘廣如之遠  
近伐山木撒屋取其棟枋梁楣大柯長幹作  
排柵以爲溝緣又掘冢墓斲棺傾尸及未葬  
者悉梟之取其匡廓墻窆以爲濠海暑督工  
不停晷上曝旁蒸死者無慮十餘萬死卽棄  
尸溝中臭聞數十里蠅鳥日盤飛蔽天又役

荆駝逸史

江變紀畧二

三二一

俘擄爲浮橋於章江以凌風濤自束及西廣  
袤七里上起文家坊下至楊子洲凡爲三橋  
章江故深險而所造三橋上直磯中當迴湫  
下當湍駛皆沒水置石下椿爲基度及沙面  
且丈餘之上乃更累木疊石疊至與水面平  
而後緝船堰板加土重棧楯爲橋死者又數  
十萬會天旱水涸功亦竟就蓋天啟時有廣

信周生者善布施貪福利嘗與宗室巖論謀

造浮橋于章江時人皆以爲狂咨之碩師老  
匠以爲雖費百億萬金無益也而 大兵爲  
輒成之附郭東西周迴數十里間田禾山木  
廬舍邱墓一望殆盡矣其留築土城在營丁  
壯率日與糜一殮半漆水莫能名其爲溝池  
井泉何等也薪芻無遠近辰出申還疲病死  
者十七八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餽無  
晝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殺

荆駢逸史

江變紀畧二

四

及道死水死自經死而在營者亦十餘萬所  
食牛豕皆沸湯微燥而已飽食濕卧自願在  
營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免至之兵已各私載  
鹵獲連軻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賣其初有  
不願死者望城破或勝庶幾生還至是知見  
掠轉賣長與鄉里辭也莫不悲號動天奮身  
決赴浮尸蔽江天爲厲霾而自昌邑吳城下

至儀揚舳艫貨物燼湛千餘里於是河淮南



北驍悍亡命之徒莫不忻健願死江西而屬  
饜焉非從固山額真來而繼至從軍括掠滿  
志願者莫能數固山額真營蒲子塘距永和  
門六七里築高臺於永和門東二里高十餘  
丈登臺望城中市貿往來獨行偶語一一盡  
見獨留惠民門濠側數十丈不圍縱其出入  
亦藉以存掠城中情狀吳尊周記請廣兵而  
去諸將先後各託請援去敦天才屯西岸五

荆駝逸史

江變紀畧二

五

戰三勝見城中無出戰意亦撤營去所遣購  
米運硝黃芻油先後數百艘見爲  
大兵橫江夾岸追擊六月二十一日西燒生  
米東燒河泊所明日燒市汊七月初六日燒  
黃土墩八月初十日洗松湖水遮陸藏無一  
人還報者而得仁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錦  
綺金寶筐籠萬千以爲聘幣親迎之日繡旂

帷燈香燦歷亂鼓樂前後導從溢街巷城外

高臺望見大怪其繽紛服豫異常但妄意以爲飭降竟莫擬及建武侯娶婦也笙吹方喧忽大聲震天火光數十道擁黑雲大如車輪飛墮城中闕曰城奔舉國狂走相蹈藉赴池井死者無筭是時也頃刻幾潰已而寂然歌鼓復作衆乃稍定晡時得鉛彈於澹臺祠東秤之其重八斤蓋城外炮核先時大若車轂之雲者也自建武新婚炮驚酒荒日甚城中

荆駝逸史

江變紀畧二

六

兵相率酹釀縱歌舞窮夜累日聲桓面色如土嘆恨而已諸將裨稟問百不一應惟日責姜太保令其遣客間道出城號召四鄉起義殷國楨請行胡澹書入曰國中擁百萬精兵不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澹非辭難者故敢與相國訣自金氏入城股富良誅鋤貞烈幾盡劉天駟家鈔西山解體胡奇偉擒至李翔鳳欲釋而金卒斬之庾嶺以南腐

心郭應銓兄弟不返吉安恨之到今支解會  
亨應父子臨汝莫不齧齒王氏楊萬同時起  
事者宿怨畧徧四維矣且公以附金王而起  
者爲義乎不附金王者義乎天下方亂雄鷺  
並起強者自立弱者因人夫載舊主稱宗國  
此固忠義士所性願望而亦能者風動之資  
也今之確乎巋然不與畔援爲伍者獨陳九  
思孤軍五年百戰卽今兩家歸正彼前一收  
荆駢逸史

江變紀畧二

七

祁門旋遣師候駕卒未嘗通聘幣介尺素於  
二氏也其受命隆武者揭司馬傅詹事前入  
國門已厭見其所爲而去自餘不過羣盜假  
義名以行盜之魁傑若蔡全才鄧叅三輩前  
已爲金氏蕩滅餘衆聞

大兵至各先散保妻子金之心腹獨張起祚  
起幕客守郡宜圖得當以報而瑞州闌僻不  
能有所爲鄧雲龍以五千歲議深召烏合疇

隴武寧谿谷間望屋掠烟實群盜耳以當北  
兵如振落雖萬衆何益且卽令義士如雲見  
前者摧折僂辱如此確有志識莫不飲恨祝  
亡今假徒年號種怨自恣在前上無真主而  
欲使氣節之士爲金玉出死力其誰聽之相  
國孤城瓦注一葉閉目不見泰山豈知重圍  
之外所在白骨如邱陵環南新附郭百里村  
烟斷滅人之不存兵於有何相國無庸談義  
荆駐逸史

江變紀畧二

八

兵爲也姜讀竟默然良久曰吾悔不用某言  
豫國來訊起義若何但日與爲期言待援兵  
至集而已城中斗米漸至會一金宋奎光憂  
之以死勸背城一戰欲獨將其家丁開門以  
赴

清營死之終不能得念諸將人人異趣不足  
與謀獨庶幾神道可以威衆而德勝門乳中  
關王廟向有酬賽神羊神馬羊能怪最聞馬

朝自出就水草夕還廟調馴殊畜而未嘗有  
試鞍勒者奎光一日早起使備香醴疾趨德  
勝門揚言曰夜者關帝見夢賜吾馬以破敵  
今趣往領遂入廟握馬不鞍而馳之三十  
六營兵將七門四民皆驚願聽約束從宋都  
督出戰而金王終欲待外援夾擊奎光計復  
不行城中斗米至六金有狂僧大言於衆云  
能解圍破敵自言其名曰摩訶般若聲桓欲

荆駢逸史

江變紀畧二

九

驗其術乃請以米五升試散兵民自辰至酉  
闔城霑足由是駭服共願推拜以爲國師自  
豫國建武而下至廝養傭丐無不傾心頂禮  
者令文武兵民皆蔬水齋戒而摩訶般若飲  
酒食肉自如每日闔城手香隨國師環繞七  
門各衢市誦摩訶般若三匝期以每夜出城  
破敵令軍士無持寸刃獨用葦炬數千百竿

傳之人持一炬蕪四端豫國建武親挾竹批

率師縱馬大呼衝陣卽破矣得仁覺其詐然  
聲桓猶惑之人龍乃稱病佯狂聲桓爲求救  
於國師摩訶般若曰噫吾已知之彼私飲御  
婦天帝罰令爾我行帝救之遂偕往之人龍  
故狂言如初豫國戒左右縛之具刑考鞫摩  
訶般若曰我北來巡按江西御史也入爲問  
今何言遂磔之是日併殺章于天解太保印  
更以文武兵餉內外軍事盡聽全鳴時指麾

荆駐逸史

江變紀畧二

十一

全鳴時爲都督內外軍務吏兵戶部三尙書  
太子太師賜尙方劍便宜行事城中升米二  
金矣固山額真聞之知其窮也以米二石使  
人呼於城下縋而餽之豫國報以冬笋百斤  
金橘一石固山亦笈稱其能答至是百姓皆  
呼願出城從公侯一捨命決戰聲桓得仁終  
望外糧來繼城中新亦盡撤屋以炊自荒靜

闐闐漸至衢街漸至官廨寺寮啟視官倉米

發者十已空七或曰此摩訶般若術所銷攝  
或曰摩訶般若本無術時感神鳥之事僥倖  
取不貲富貴妖由人與物或憑之彼亦不知  
所以能然數盡而敗或曰實爲間小有術但  
能鬼物爲耗耳而各營宿富裨伍私困窮亦  
盡城中米至六百金一石有反捷重戶枕數  
千金而死者禽鼠草根木實悉盡遂殺人而  
食東北一偶撤屋最先廢宅往往生雀麥饑

荆駝逸史

江變紀畧二

十一

人將以食得仁猶稱瑞曰此天貽我也國中  
非十五成羣不敢行交衢直巷先有瞭者以  
隱爲號曰雄雞也卽男伏雌也卽婦曰有翅  
卽帶刀者曰無翅卽無器曰有尾者卽群行  
曰無尾卽獨行者聞無翅與尾者卽共出掄  
而殺之其始獨兵食老弱及病者漸乃擇人  
而食民剝鼓皮鞞箛之屬旣盡亦復羣聚掠  
兵爲糧後更不擇人而食至父子夫婦相啖

矣日望外援外餉濟師且曰春水漲必退訖  
至全城爲醢城破後廨宇存者人脂薰髀尙  
充軋云譚固山知轉餉路絕因得以從容西  
南逐張啟昌西北降鄧雲龍而殺五千人北  
勤余應桂吳江于都昌東收湖盜涂麒西破  
丁家塘土砦餘什伯爲聚未成者林亮殷國  
楨輩次第擒散胡澹憤國中所爲不中以爲  
兩人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氣病膈噎死其

荆駝逸史

江變紀畧二

十一

二子亦爲

大兵擒斬百姓轉復歸輸糧販鬻爲

大兵耳目幾月以後牛酒蔬菜日至安坐而  
收其斃然王氏火器悍精且多

清兵攻城亦數爲所困全鳴時莅事衆志一  
新全亦能軍善守故前後相持至八月閱副  
將楊國柱私降江南運紅夷大炮至己丑正

月十九日盡日力攻聲聞百餘里山谷皆震



亭午城始破金聲桓衣其銀甲寶鏡赴帥府  
荷池死王得仁突圍至德勝門兵塞不能前  
三出三入擊殺數百人被執支解宋奎光城  
破後二日得之於城西空舍擒見固山諭之  
降不屈乃殺之陳芳黃人龍皆死亂兵中餘  
諸將不知死狀者大率皆爲人所食也聲桓  
病思食虎時使人問死生於八角廟漢將軍  
番君梅鋗之神神曰死存浮漚應在驗於荷

荆馳逸史

江變紀畧二

三

一

池得仁突圍出入遭之者無不殊死與譚固  
山馬首再相值而不識其爲大將軍豈非天  
哉姜舊輔儒衣冠死於僕家池餘兵以次降  
走矣此江右一時公侯將相之梗概也人臣  
非甚頑薄無不望其國中興者顧知其可爲  
而爲之與不知其不可爲而爲者才與識異  
要以武侯文山之誠兼汾陽臨淮之福盡瘁  
以事生死置之度外猶懼不濟今輕俠不本

正義苟且趨功名不顧以億萬僥倖且冀後世可欺謂如陸賈之調和將相齊各平勃欲格天得乎古受降招叛者皆垂成或半而特借之以爲全力若漢高英布周殷之事是也今江右之難以金叛始亦以金叛終彼諛諛無論乃宿稱老成沉毅者不思身不躡半壘一城無尺寸以制人死命不免亦借游諸區區欲仗掉舌之功使畜頭人鳴庶他方尤而

荆駢逸史

江變紀畧二

古

一

效之成其瓦解卒之以叛易叛於事無濟而身名俱滅雖事濟名遂然後世猶不免以排闥之徒同類而稱之也君子哀之初姜舊輔之出也道過江上使人邀漢儒裔俱出辭曰某三年不入國門久無本朝冠服今慚見長者何言入郭後數屬人來邀曰必致之乃入城謁之於故第相見慰藉媿媿道故叙一事

不可斷如曩時日午客饑風且起欲西還因

起辭去姜曰止請兄來固欲有報也卽謬曰  
適倉卒待更端久乃忘正語曰何語曰兩言  
耳國家中興之喜忘賀師相再造之功忘謝  
也立踈蹕曰是何言是何言吾所謂當其時  
則無賤母以子貴昇而作太上皇者也於今  
爲之當若何因復坐請問曰明之所以失天  
下非左與闞耶金則左孽王乃闞殺投公與  
侯安所投之哉十日之間年號兩易名雖歸

判駝逸史

江變紀畧二

五

明實叛

清耳今擅除爵恣殺人筦利權大更張如此  
若明有主不待命如此是僭也若其無隆武  
承歷而如此爲之是僞也僭僞二者春秋之  
所不許相國縱與同事無後釁後世論史謂  
姜公何如人且兩家與諸客一以封拜一以  
陶明彼此互相愚以成其變而究也實爲兩  
人所用年號甫更門迹已掃今且內相猜忌

公能親於建武之與豫國乎能則攬其兵柄  
退稱舊輔縞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慚而聽  
我竭心力爲之不濟則死不能則引身而退  
歸耕田野可耳言畢辭去姜舊輔後竟不能  
克如其言以致身雖死而名不彰可慨也夫

江變紀畧終

荆駢逸史

江變紀畧二

夫

嘉定朱子素九初述

明懷宗烈皇帝殉社稷之次年乙酉五月初九日南都被宏光帝出亡明禮部尙書海虞錢謙益率先降附謀市德東南以自解於吳人士有周荃者吳郡人謙益客也密受謙益旨謁

大清統軍大元帥豫王具言吳下民風柔輒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

一一

飛檄可定無煩用兵王大悅卽日拜官使王家鼐等佐之安撫吳中甫出都門郡邑長吏望風解印綬去士大夫皆草間求活所過輒降至吳郡家鼐據察院傲岸自若荃獨微服出入市廛郡人多爲之耳目未幾明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突入郡城捽家鼐等數人戮於市發取府庫銀滿載去莫知所之荃匿民間得免間行歸豫王王聞之怒始發兵入

吳吳中禍本實基於此云嘉定於五月十三日始聞維揚陷留都不守十五日邑諸生羣集縣治索廩糧鄉試條編盤費及私贖卷資諸雜項分毫不遂攘臂大呼奸胥因亂乘勢劫奪城中鼎沸邑令錢默錯愕不知所爲盡發公帑置堂上恣其所取潛出重資賄吳淞總兵吳志葵列首禍數十人姓名求悉抵於法是月三十日錢乘間出亡六月初一日志葵遣兵執諸生十一人去褫衣就縛徒跣行烈日中窘辱備至緣中軍官力救乃釋之初四日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

二一

大清刑部侍郎李延齡總兵官署督撫事王國寶到郡中十四日安撫周荃單騎至邑邑中搢紳皆出避百姓結綵於路出城迎之旋緘邑篆并縣志上於郡廿四日

大清新授嘉定縣令吳郡張維熙至是日亭

午志葵以百人用白布裹頭伏時光祿墓道  
旁晡時竄入民家索酒食聲言欲取張令夜  
各刈蒲葦一束燃其端持之以行其光燭天  
城中大震乃集民鳴鑼發炮東向大噪志葵  
兵亦羣噪應之維熙恐倉猝夜遁士民狼狽  
出奪天明閭巷一空然卒無他二十七日志  
葵發兵來城內外百姓疑爲恢復之師懸綵  
執香郊迎周荃時十倍志葵用明應天府逃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

三

將蔣若來爲前導若來卽嘉定人本市井無  
賴以膂力遭逢權貴官至後軍都督府右都  
督聞維揚陷棄職而逃至是從志葵入城遽  
趣庫僅存銅錢數十千昇之行過徐家行大  
掠寸縷無遺貧民哭聲震天志葵若來因重  
載入海是時明淮撫田仰監軍荆本澈總兵  
張士儀張鵬翼與闔人李國輔等合兵共立

義陽王以舟師駐崇明沙志葵率妻子從之

旋舍去閩六月初六日維熙復至吳郡初八日李延齡遣裨將李成棟以百餘艘載步騎三千鎮守吳淞恣百姓聚觀曰今與汝爲一家人勿畏我也觀者見成棟缺一齒猶復不揚甚易之聞笑而散成棟愕然黎明從陸路赴吳淞至新涇鎮暫駐恣其淫掠婦女不勝其黷斃者七八時大旱水涸兵船悉泊東關外部將梁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城外居民與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

四

貿易如平時黠者戲撫其背呼韃子亦呼蠻子改稱都督亦稱相公嬉嬉然相與嘲弄如舊識維熙議使人戽水運東關船得勝大喜行有日矣十四日志葵忽遣驍卒俞飛熊齎牌至云初十日郡中民變殺北兵過半餘俱躲入府庠已列柵圍之本鎮卽刻統大軍入縣仰附百姓於今晚用白布裹頭雜插竹枝栢葉鷲毛紅箸爲號共勦東關兵事成重賞



各路鄉民久爲邑諸生支益國子生須明徵  
等訛言煽動一聞有牌持兵蝟集謬傳志葵  
自劉河來過外岡矣俄頃又云抵青岡墩矣  
未及一瞬又云暫憇察院矣卽在城居民亦  
謂志葵已入城城門遂徹夜不閉鄉兵集者  
漸衆王家宅鄉兵最稱完整其首許美戰頗  
力時漏下數刻諸鄉兵謂志葵已至胆氣益  
壯競舉火擲得勝船得勝急據高岡令兵三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

五

一

五作隊自上射下鄉兵皆應弦而倒許美亦  
中流矢死鄉兵大潰始知志葵固未嘗至也  
天明數得勝兵首級共八十四顆得勝餘衆  
東奔狼狽得達初成棟至吳淞策馬周視四  
境駭曰此絕地也張令誤我矣及聞得勝敗  
大驚選精兵四十騎募吳淞居民朱玆宇及  
其子香爲嚮導往婁東求救十六日至羅店  
被圍奮死突出馳而西過三官堂殺一僧有

四騎失隊鄉兵從背後掣其佩刀刀落卽取  
刀連斫之人馬俱斃三騎奔鄉兵追及攢稍  
刺之惟一騎苦戰得脫前隊至時家墳遇鄉  
兵復馳而東鄉兵急追近羅店鄉兵復出兩  
路夾攻香等導成棟兵自間道過蔡家橋繞  
出鎮後過月浦復爲鄉兵截殺落荒而走望  
見吳淞城猶大呼救我救我人馬氣息僅屬  
然嘉定城中傳聞不一憂怖彌甚望志葵眼

荆駢逸史

東塘日劄

六一

穿方悟見欺號哭棄家而走競呼皇天皇天  
吳鎮殺我是夕月蝕倏忽食既時天無纖雲  
色暗如漆占曰食盡無光主奸人誤國百姓  
死城邑空其兆成矣十七日明都察院觀政  
進士黃淳耀及弟邑諸生淵耀入城與通政  
使司左通政侯峒曾二子邑諸生元演元潔  
倡爲城守計初淳耀避兵石崗有同科孝廉  
丹陽葛麟與二力士叩淳耀門父家柱出迎

見麟貌甚雄武殊不類文人且大聲問曰年  
翁安在答以在鄉攢眉良久曰我憂之甚年  
翁純儒未識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見故紆道  
來此今不及矣家柱固止之爲居停飲食及  
淳耀兄弟歸同訪志葵於雲間共論當世事  
出謂淳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誕不實欲  
誘他人幹事彼微倖坐享成功必誤國事年  
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尙可爲然君儒者非其

荆駢逸史

東塘日劄

七

倫幸勿鹵莽遂掉臂去莫知所之迨後思其  
語若明鏡著蔡云十八日成棟悉銳攻羅店  
屯兵馬橋與鄉兵隔水而陣佯言奉檄守吳  
淞與羅店初無仇隙今假道歸婁東並無侵  
擾幸寬一面支洪陸文等戟手罵曰汝曹檻  
羊牢豕耳勿作痴想成棟怒率兵混戰陰遣  
將統銳卒東渡練祈塘西渡荻涇繞出陣後  
鄉兵大潰退屯來龍橋復戰良久大敗入鎮

時日未出居人方爲市間變亟升屋成棟步  
兵亦隨而升東西馳逐屋瓦亂飛騎兵乘勢  
殺人大呼唐秀才何在百姓縛出者有賞唐  
秀才者名景耀字韜生初與吳淞居民朱宏  
宇爲鄰甚相暱及宏宇降成棟景耀面數其  
罪大肆詬詈且曰往告李成棟汝明朝官何  
故助外人速反正可免大戮復大書一白牌  
立馬橋南諭成棟降語甚激烈至是被縛磔

荆馳逸史

東塘日劄

八

於市諸生唐培率鄉兵巷戰被獲奮躍大罵  
被刃未絕尙呼豈有此理鎮已破諸生朱霞  
尙張小蓋登屋鳴金冀集衆復戰頃之

大清兵四集身被數大創墮河呼號竟日乃  
死培字他生在羅店開塾訓讀霞字赤城予  
之表母姨夫也霞之兄字彩橋亦被殺尸首  
無尋成棟廉知鎮民支練爲鄉兵首支家橋

一帶房屋焚燬畧盡男婦被殺者一千六百

四人是日城中百姓共殺須明徵毀其室明徵國子生故尙寶少卿須之彥從子也素無行爲鄉里所擯南都破忽冠帶乘軒謁成棟稱署嘉定營守備事仍通志葵復稱監紀推官又叔維熙取官銀數千兩招家丁六十名悉衣錦綺懸佩刀招搖街市時率之至安亭諸鎮訪其奸豪促膝密語每揚言遣人往各鎮請鄉兵分守諸要害時城守頗嚴有夜半

荆駢逸史

東塘日劄

九一

叩關者稱爲明徵請兵人特啟關納之問兵安在漫應曰城主性慳不肯發糧已散去矣衆共詰問語極支離大疑之十八日城中競傳明徵家藏奸細復私造都督府牌印并冠帶盔甲數十副謀盡殺城中士民迎李成棟兵合城驚擾有頃西關外擒獲奸細嚴刑鞫之供爲須黨一時大譁真偽徵辨明莫倉猝出亡追至南關受縛步稍遲大槩擊其脛大

呼稱寃莫爲置辨衆益譁驅至察院街斬首  
刳腸斷其四肢分置各城門捕其家丁悉誅  
之家室靡碎十九日淳耀等相與謀曰今事  
在騎虎無主必亂乃令元演作書急趣其父  
峒曾入城鄉兵亦列幟往迎既至集衆公議  
畫地而守東門峒曾爲主邑諸生龔孫瓊佐  
之西門淳耀爲主其弟淵耀佐之南門孝廉  
張錫眉爲主前秀才縣儒學教諭龔用圓佐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

十一

之北門國子上舍朱長祚爲主前雲南按察  
使僉事唐咨禹佐之元演元潔爲總巡處分  
已定各衆上城巡邏嘉定人士爭縛袴執刀  
以從人情頗覺鼓舞東北二門俱用大石壘  
斷街路惟西門南門按時啟閉仍用屋木亂  
石橫塞道塗以遏兵鋒二十日立挨門出丁  
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  
仍出銀若干備各兵糧餉并守城燈燭之費

中戶出丁若干衣糧自脩下戶止出一丁分  
堞而守每丁日給錢六十文城上分四隅自  
某地起某地止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  
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大事專  
屬峒會淳耀處分是日二都鄉兵縛一投牌  
者至稱爲間諜鞠之乃志葵送書人發函有  
吳門之厲斬馘殆盡杭州之厲貝勒云亡等  
語諸人深信不疑不虞其相誑也二十三日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

十一

志葵復遣牌至許遣游擊蔡喬督兵協勦當  
事者議新令張維熙

清兵所署難與共守驅出城推原任本縣儒  
學訓導萬達攝縣事巡司俞尙德充捕官是  
日復有健兒四人持志葵牌至文與原牌互  
異嚴刑鞫之供爲婁東浦嶂浦橋偽造冀弛  
城守襲取嘉定既得實立梟四人於市時事  
勢岌岌人不自保然恃侯黃諸搢紳協力固

守士民扶老携幼而歸不絕於路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縣恢勦義師奈兵餉兩絀所仗惟城外鄉民乃設計四布流言

清兵驅百姓薙髮訖卽臨以白刃逼令自殺其妻孥藉爲兵使居前隊當矢石與其客死他鄉必無活理何若集衆禦之可僥倖以免也鄉民聞之大怖弱者終日鍵戶與妻子對泣強者皆斬木竿擊金鼓集衆謀禦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

十一

清兵百姓騷然不遑寧處矣當事者念燒船一事雖志葵首禍非支益等煽動其間不致敗決若此且益在史閣部標下聽用領畔襖銀五千兩南都破悉飽私橐益取爲義兵餉因爭往攻之勢如轟雷益父子祖孫共五人悉斬其頭與明徵頭並懸城上頃之南翔鎮獲明徵妻子殺之南翔有著姓李氏自世廟以來彈聯不絕貢士李陟年少有雋才知名



當世聞南都被就嘉定勸農公署起鵠社傳  
籤更與何凌虛等招集義旅號匡定軍議於  
南翔諸富賈均派出餉諸賈人皆啣之誅明  
徵之夕陟方會飲南城聞變擲杯出走里兒  
怪之遂言李氏潛通成棟有洪濱者暴起諸  
生間阿附李氏爲衆所惡指爲奸黨將縛之  
濱恐逃匿李氏宅衆遂破李氏門直入無少  
長皆殺之分頭捕殺諸李赤其族濱少時家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

三

甚貧與其父母寄食於其姊丈朱三官家陳  
義扶請爲西席子年十歲往就學義扶二子  
及洪先生二甥同窓先生與予家二叔好友  
也各路聞風競相盤詰路人單行稍涉疑似  
卽縛去亂鎗戮死棄屍河中窮鄉僻壤自相  
仇殺時值亢旱炎威逼人路旁有乞丐爭挾  
毒投井中以扼鄉兵事露引頸受刃無一言

莫知所使自此橋道扼要處皆設廠戕久共

守雖五家之聚亦揭旗聚衆鄉兵益多然無餉一再至城下卽絕跡不來當事者懼張榜四門此後鄉兵赴義者集護國流光皇慶集慶四寺中爲首一人入領城餉於是來者漸衆二十四日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十奪路往婁東求救滄泣與訣曰我軍成敗在此一舉不勝勿復見我矣諸騎一路至冲殺嘉定北門入倉橋街鄉兵兩路夾攻將舉火焚之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

古

諸騎冒死突出鄉兵合圍殺獲五騎餘騎將上倉橋諸生朱元亮急出薪炭數十簍熾火橋上用酒醋潑之橋石燬城上發大礮殺其三人一馬橋連擊斷一人紅繖佩寶刀被創死道旁卽成棟弟也從騎急下馬割其首級掛鞍後馳而東返於吳淞哭曰我等皆高鎮勁卒隨邢太太降後所過風靡嘉定何物蠻

子未十日殺我副將六員幾日無援我軍生

路絕矣成棟聞弔死日夜與諸將對泣奈鄉兵本村農烏合無約束乘興一戰卽鳥獸散郊外無一人往來孤城蕩蕩僅存一白旂迎風招颺而已成棟於軍中選黠者二人去其辮作僧人服潛至城下偵探得實歸報成棟舉手加額曰天也天也始謀身自率衆合婁東兵共破嘉定云城中連請志葵星馳赴援時志葵已貳於義陽王以賄脫其妻子遁歸

荆皖逸史

東塘日劄

五

一

雲間欽諸鄉宦暨富賈金建牙柳湖中許卽日遣游擊蔡喬率兵來援當事者大喜用白旗大署游擊將軍蔡督領精兵十萬鄉兵二十萬刻日會勦云云冀聳動吳淞老營使爲內應募捷足齎重吳淞境上成棟諜者早伏郊外纖悉報知二十五日城中遣人以書幣迎蔡喬於塗旣至其兵不滿三百人皆癯弱不振惟喬頗健勇使鐵鋼重二十五斤差似

可用所携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內身  
自率兵營於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  
勝軍資在城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  
敢棄我而去侯黃諸公以奮素微賤其心不  
可知乃遣人饋問令泊舟南關外二十六日  
五更喬遣人市羊豕以備祭旂傳合於東關  
外安營次第引舟前成棟遣諸將啣枚疾馳  
嚴陣以待蔡兵不知所措爭赴水奔逃追騎  
起捫得一短襦服之持鐵鋼躍登岸步行衝  
陣奪一馬乘之孤身獨戰頗有殺傷

清兵圍之數匝市人徐福者奮身往救得共

免其兵初無紀律一時潰散嗣會淳耀等攀  
堞而望見喬敗惟連呼高皇帝烈皇帝在天  
之靈慟哭相向而已成棟遣十餘騎若將薄

城者城上連發大炮傷其二入遂引去過新

涇鎮縱火焚屋雞犬悉盡返吳淞分遣步兵於月浦楊家行諸處捉人剃頭且云助我破城財物恣汝取之時吳淞老營業已降

清沿村擄強壯益之兵勢大振二十九日成棟悉衆過東門迤邐以北當事者懸千金募人渡濠焚倉橋一帶民房成棟至婁塘扎營礮橋南鄉兵預於鎮之東偏架木爲高臺用作偵探出弓箭手二十餘人立宣家墳皆崇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

七

禎時騎射武生也鄉兵環聚成棟出騎兵分左右翼自將中軍衝殺而前鄉兵力戰以步騎不敵死傷畧盡日暮成棟吹螺收兵入村落淫殺無度取其雜豕縱酒不輟然各村鎮猶訛傳成棟兵自吳淞來一路爲鄉兵截殺所存不過數十騎今力竭勢窮願獻金百鎰買路歸婁東矣未幾又傳廿三都鄉兵夜負

豆葉一大捆於背伺

清兵睡熟入其營誘致羣馬驅之南騎兵恐  
獲罪逃逸者過半矣諸鄉兵未諳兵勢爭裹  
乾糧礪兵短衣而來峒曾淳耀等親自臨城  
勉以忠義言與淚俱人皆感奮因下令諸鄉  
勇能鼓衆赴敵者每人先給白布二疋仍每  
日頒折餉銀二錢有能得  
清兵首級者每顆給銀十兩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

六一

東塘日劄卷二

嘉定朱子素九初述

七月初一日會兵磚橋東不下十餘萬人排  
擠壅塞紛呶如聚蚊成棟每戰必分左右翼  
鄉兵不識陣勢呼爲蟹螯陣惟望前奔初不  
分兵救應是日成棟重鎧押陣挑戰不過十  
餘騎皆散散落不集一處諸鄉兵遙見兵  
出擁擠益甚手臂相摩軋軋作聲淳耀聞事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二

七

急呼其僚婿諸生徐文蔚使隨西門鎮鄉兵  
疾馳赴援拜而送之杭家村安定鎮一小聚  
落也亦集衆赴戰獨揭一紅旗在前諸鄉兵  
因言紅旂者宜作先鋒執旗者杭文若也會  
習舉子業少年負氣率爾獨出同其鄰人毛  
玉佩揮斬馬刀直前亂斫殺騎兵二人戰良  
久復殺一人將奪其馬

清兵攢稍刺之玉佩文若並死於陣馮滿龐

瑞許臣等猶奮死血戰大呼併力卒無應者  
乃曳兵反走文蔚被殺

清兵乘勝直前鄉兵不知所爲又前阻大河  
欲退無路競投戈赴水時正溽暑數暴雨河  
水驟漲屍骸亂下成棟大陳兵仗踞鄉兵所  
架高臺磨兵入鎮肆行屠戮共殺一千一百  
七十三人選美婦女數十人置宣氏宅慮  
有逃逸悉去其衣裙淫虐不可名狀又分部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二

三

一

括取金帛滿載往婁東城中猶訛傳鄉兵大  
捷戶派煮酒飯以犒勝兵頃之聞敗惶怖色  
動淵耀顧元演元潔大聲曰平日以徐文蔚  
爲何許人今竟先我死義我輩愧死矣乃悉  
括城中老少驅使上城日夜莫敢交睫西南  
東北荒落處各設層臺一座集衆守之因所  
護奸細藏詩謎於衣領間有女牆無樹不棲  
鸞之句疑於此處有內應者是日東關外傳



入成棟榜文有開門降誓不殺人之語或言大勢已去諸公宜爲十萬戶生靈計淳耀然推案慟哭峒曾錫眉等亦悲不自勝取榜共裂之遣人焚沿城一帶民居烟焰漲天累日夜不息於赤日中督促民夫搬運磚石置城上莫敢暫休視城外一望曠蕩鄉兵無人至者每近黃昏風景慘淡鬼聲啾啾百姓掩泣相視咸知必死無噍類矣成棟至婁東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二

三

一

解甲韜戈寂然不動初三日會同婁東兵盡銃攻城炮聲轟轟不絕守城百姓股慄色變當事者懼分頭慰勉曰我與爾曹室家婦子盡在是少有蹉跌萬家喪命矣百姓哭應曰諾復懸重賞募人渡濠焚西關外河南北一帶民房莫肯應先是錢令去時開庫盡給羣胥軍器火藥惟人所取四門城樓扇鎬甚堅尙有存者鄉兵至悉取之至是徒手應敵而

已嘉定本土城自邑令楊旦改築磚城最稱完固

清兵發火礮衝之頽落不過數椽乃多昇板扉置東北以禦矢石使數十人伏其下穿大穴腰間各繫長繩有死者卽牽去用壯丁補之穴垂透諸生馮元調侯元演元潔等督民夫用金汁灰瓶盡力防禦陷處用巨木塞之成棟佯攻東關潛遣兵至北門欲從水竇入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二

三

一

城中連下大石不能克是日有赤氣起於北方俄而變黑其長亘天守堦者喧傳有神人披髮仗劍立馬雲霧中指爲玄武神皆望空羅拜曰神助我我屬無患矣然下瞰城下兵益衆攻益力舉炮益繁終夜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鉛屑落屋上簌簌如雨嬰兒婦女狼奔鼠竄雖至窮苦必以一簪一珥繫肘問曰此買命錢也挨至初四日五更大雨守城百姓

露立三晝夜舉體沾濕食飲盡絕不能自支  
漸有去者當事者與諸孝廉青衿悉仗劍立  
甬中見守城者將散大驚方馳勸勉然不能  
禁矣成棟見城守漸弛并力急攻彘縛軟梯  
至城下一裨將以大桌覆其首躡軟梯而上  
勢如飛鳥城上磚石亂投彘中桌上一躍而  
登遂斧劈東關鎖縱兵大入峒曾猶坐城樓  
指麾自若二子侍邊呼曰事急矣何以爲計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二

三

一

答曰有死而已復何言所恨者在送一城百  
姓耳語未絕其僕陳喆號泣而來大呼城破  
峒曾急麾二子去不從復大聲訶之走數步  
復還峒曾怒叱曰我死國事分也袒母在若  
輩當謀爲自脫代我終養戀我何爲二子慟  
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被殺峒曾下城溺葉家  
池不死立水中歎曰人死大不易顧見一伍  
伯爲兵憲時隸也使抑其首冀得速死隸泣

不從固命之乃用兩手頓其項入水啾啾有聲復不死

清兵至引出并隸殺之競奪其首級獻成棟令懸示西門一日復懸峒會門左旗竿上大署逆宦侯峒會首級衆初六日

清兵棄城去繩絕墮地眼鼻已潰鬢髮猶赫然可辨國子生朱之熙識之函捧歸篋送厥頭里覓身屍不得或言侯宦殉難時下體穿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一

一

一

黃紗褲用綠絲帶結襪有童子知之指示其處驗之良是乃就殮人以爲忠孝所感云方城破時西門尙未弛懈城中男婦悉西走街路俱爲亂石阻塞顛頓得達號哭求啟西關淳耀堅握鎖鑰不應其同榜進士王泰際適至爲百姓請命淳耀大怒曰若欲獻城君請自爲之我頃刻死人不顧年誼矣泰際泣急走南門縋城遁及成棟兵到方聽啟閉城門

爲巨石堵塞僅容一人往來然鼠竄而出者  
尙數千人

清兵入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碍難民在下  
者反爲屋木亂石所塞不得路悉投河而死  
水爲之不流淳耀淵耀望見成棟旗幟方下  
城遇其紀綱僕問我父安在謬應曰死亂兵  
矣淳耀慟哭仆地不能起時大雨滂甚淵耀  
自控一馬至趣淳耀急乘騎親爲執控衝泥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一

五

疾行中途力竭有王姓者翼之行得抵南菴  
乃平日與其同年友陳俶讀書處也主僧無  
等尙在獻茶啜畢謂無等曰大師自愛某兄  
弟長從此辭矣因起撻戶取筆大書云遺臣  
黃淳耀於宏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於西  
門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朝廷退不能潔身  
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

已異日□氛復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

世者當知予心書罷顧視淵耀已懸梁間矣  
淳耀仰屋而歎遂繼其側初淳耀精心理學  
於書無所不讀著述甚富既聯掇巍科布衣  
徒步不異秀才時嚴勅家人勿與外事居常  
鬱鬱恨所志不遂國變後益復無聊淵耀每  
譬解之一日淵耀自外入見幼弟戲於庭撫  
其首泣曰大郎汝孺子何無知國事至此汝  
大兄必死節兄死我不忍獨生汝將來不知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二

庚

一

流落何所尙爾嬉笑耶是時

大清兵未至家人皆詫爲不祥至是果驗云  
張孝廉錫眉守南城度必破於六月二十六  
日先作絕命詞大書云託命不辰僦居茲里  
路遠宗親邈隔同氣與城俱亡死亦爲義舉  
家殉之惜非其地後之君子不我遐棄及聞  
城破謂其友曰宜速死答曰城破之罪不由  
吾輩空死何爲君若獨斷於心無所不可錫

肩歸先驅其妾入井方自溺龔教諭用圓抱  
其兄諸生用廣大慟相謂曰我祖父清白自  
矢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面見祖宗於地  
下遂共溺兩屍浮水面猶握手不解其弟邑  
諸生用厚初攜妻子出避尋亦自溺蓋兄弟  
同殉云城之初破在東關北偏第一舖時成  
棟尙在城外小武當廟中辰刻開門乃入下  
令屠城約間一炮卽封刀爾時日晷正長黃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二

三

一

昏後始發一炮兵丁得肆其殺掠家至戶到  
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葦叢棘必用鎗亂攪  
知無人然後已每逢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  
人悉取腰纏奉之滿意方釋去遇他兵脅取  
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一二刀物盡則殺之僵  
屍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使然非一人所  
致也予數人匿叢篠中得免親見殺人情狀  
初砍一刀大呼都督爺饒命第二刀其聲漸

微以後雖亂砍寂然無聞刀聲割然達於遠  
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勝計其懸  
梁者赴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  
猶動者骨肉狼籍彌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  
下萬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屍滿河  
舟行無下篙處白骨浮於水面全起數分婦  
女貌陋者一見輒殺大家閨妾及民間婦女  
有美色者皆擄去自晝當衆姦淫恬不知愧

荆駢逸史

東塘日劄二

天

一

有不從者輒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  
之嘉定風俗雅重婦節慘死者無數亂軍中  
姓氏不傳矣初六日成棟拘集民船裝載金  
帛子女及牛馬羊豕等物三百餘艘往婁東  
器物木棉悉委棄不取初十日後士民倖脫  
者絡繹入城見室家零落井里蕭條無不放  
聲大哭十四日城內外喧傳明大將左良玉  
已復南京成棟等遁歸揚州或云成棟悉輩



金寶置高郵州俟秋高復謀大舉今崑山嘉定雖被屠

大清兵業已解散爾時人心搖搖日聚街頭聽不根之語莫敢寧居二十三日江東朱瑛自稱游擊將軍率其黨五十餘人入縣行牌督百姓守城莫肯應諸生張有光自郡歸從衆薙髮過察院見門啟偶入間觀朱瑛立使人縛之叱使北面跪數其罪戮之於市民間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二

五

一

盛傳明兵卽日至瑛出西門就護國寺出榜諭百姓不薙髮者人給一免死牌爭取之於是葛隆鎮外岡馬陸楊家行等鎮鄉兵復聚遇薙髮者輒殺沿途燒劫烟焰四起遠近護髮益堅矣吳淞徐元吉者諸生鳴鹿之子向爲本鎮中軍官成棟使署坐營把總事嘉定破每兵一名勒令納紬衣五領銅錫器五件

積貲巨萬以剃頭爲名日出行劫割人手啖

人心肝動以百計雖遇親戚無所擇其父鳴鹿素長厚聞元吉殺人仰天大哭曰孽畜世爲嘉定人安忍殺其土著元吉不悛與朱香曹壽趙五哈伯章等分部殺掠數十里內草木朱殷時嘉定城中無主積屍成坵惟三四僧人於被焚處撒取焦木聚屍焚之忽婁東浦喬擁衆至郭元者街市小民也不勝憤登城責數之曰浦六汝本世家兒我嘉定與汝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二

三

太倉一水之隔被屠未十日汝乃公然來作賊剝取煨燼狗鼠不食汝餘汝不去誓必磔汝市喬大慚歸愬成棟曰嘉民恃其驍頑將復叛矣成棟怒卽日遣太倉衛降將范國昌等率兵至葛隆鎮屯織女廟前本鎮鄉兵劉敖王憲等集衆得千餘人椎牛共盟會同外岡鎮鄉兵扎營薛市門橋吹角鳴鑼連發大礮挺刃奮呼疾戰國昌兵少却鄉兵乘勝急

追且戰旦行國昌裨將某甲北人也長八尺  
餘面色如鐵乘馬壓後偶失隊鄉兵朱六適  
於道旁登溷甲單騎過其前六出其不意突  
前抱之同墜河中甲倉猝拔刀未及出鞘六  
用兩手緊束之疾呼求救鄉兵正乘勝追殺  
聞呼聲甚迫返視見六正與甲相搏濺水如  
濤山浪屋因爭下擒之立刻梟斬首級高大  
幾如五升盎復鼓衆急追及於南馬頭復大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二

三

戰國昌敗走鄉兵歡聲動地咸以爲無復後  
忠矣二十六日五更成棟兵大至鄉兵尙未  
集惟孫小溪父子四人守南橋被殺因長驅  
入葛隆鎮鎮中居民尙未起肆行屠戮流血  
沒踝遂乘勝屠外岡鎮二十七日浦喬浦嶂  
等知二鎮殘破道路無梗雖有存者勢不敢  
抗若不勦絕必爲復患因力勸成棟再屠嘉  
定從之卽用浦嶂爲嘉定邑令率兵乘肆殺

掠雞犬不留幃既就職自念本太倉人相距  
不四十里與嘉定人士素通聲氣非誅戮無  
以震威於是邑諸生宣衷恂以留髮故梟首  
東門諸生婁復鬪幃友也於南門外受縛尙  
呼幃字曰浦君屏我好友釋我當厚相報語  
未絕并其妻子及姊與外甥悉斬首瘞屍於  
石岡義塚旁婁氏血亂遂絕遺民重足而立  
幃乃安意肆志發兵大搜村落村中男婦悉  
用亂草蒙頭伏水中以避其害數十里內無  
安居者幃晝夜與兵丁共分財寶并括木棉  
器物滿載歸婁東邑中貧富俱盡未踰年

大清部院廉知幃在縣貪虐之罪下郡獄笞

掠無完膚旋伏誅妻及子女相繼死嗚呼執  
謂天道遠哉初成棟至吳淞百戶哈伯章獻

軍器火藥三種武舉馮嘉猷獻吳淞遠近地

形圖并攻圍守禦之法成棟大喜以嘉猷署

吳淞總鎮事自率兵攻取松江府嘉猷於地  
方多所全宥百姓甚賴之惟徐元吉毒虐彌  
甚前營把總吳之藩其父斗南於崇禎時討  
流賊死事之藩常自謂忠義之門聞千百戶  
悉降怒曰奴輩皆世爵降何容易大明兵得  
汝定當剔汝眼剖汝腹醢汝肉汝今日且莫  
喜也八月十六日於江東起兵至吳項橋登  
岸嘉猷聞報集老營兵泣謂曰汝曹聞吳之

荆駢逸史

東塘日劄二

三

藩前日語耶倅有不利我與汝皆碎首矣皆  
踴躍用命先遣人焚之藩舟之藩兵本烏合  
見火起皆潰散之藩連斬數人不能定呼天  
泣曰我父子並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殫盡  
得起義兵未戰而潰我目弗瞑矣獨挺鎗欲  
赴闕死居民汪三素與相識誘而執之各兵  
呼之藩名大罵以所得首級懸其項困辱萬  
端嘉猷大陳鼓吹取羊酒花紅犒得勝兵卽

於其地縛之藩推入陷車元吉等競指罵曰  
吳之藩汝本吳淞牧兒以父得一官何足指  
數敢作如此事豈非沒福之藩大笑罵曰奴  
輩自爲獲福我知汝滅門不久乃是沒福元  
吉瞋目視之之藩復罵曰我明朝世臣父子  
忠節汝曹逆賊狗彘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  
人元吉以糞塞其口唾而大罵解部院殺之  
遠近始薙髮稱

荆駢逸史

東塘日劄二

三

大清順民云是役也城內外死者二萬餘人  
搢紳則侯峒曾黃淳耀龔用圓孝廉則張錫  
眉貢士則王雲程青衿則黃淵耀侯元演侯  
元潔等七十八人其時孝子慈孫貞夫烈婦  
才子佳人橫罹鋒鏑者不計其數謂非設縣  
以來絕無僅有之異變也哉予目擊其事不  
忍無紀非灼見親知不敢增飾一語間涉風  
聞亦必博訪耆舊衆口相符然後筆之於簡

後有弔古之士哭忠魂於悽風慘月之下者  
庶幾得以考信也夫

乙酉之變議者訾侯黃諸君子忠有餘智  
不足是不然諸子所殉者義也其餘非所  
計也况諸君子卽不城守嘉邑亦終被屠  
不以罪唱始惑衆輕起兵端者而諉於諸  
君子可乎特表而出之

荆駝逸史

東塘日劄二

三

東塘日劄卷二終

